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錯姻緣

男兒收心有道，動念即思鬼神。溫柔鄉里現天真，姻緣越推越穩。乾隆時，新津有胡氏弟兄，家貧分居。弟學裁縫，為人忠厚，心直言謹，見人談闊他便勸止，娶妻不孕。兄打草鞋，為人庸愚，膝下二子，惟次清秀，聰明渾厚，又極勤儉。宅近一蒙館，他時常去耍。

館內是張老師，原係宿儒，教書與別人不同。凡子弟進館讀了《三字經》，便讀《幼儀》、《三聖經》；逐日講解，務要恭行實踐。在家要行出告反面之儀，溫清視膳之禮，每逢朔望，俱要演習大清禮儀。上館時，對父兄說道：「凡人學習品德，要在孩提，一生好弄，關頭實由弟子，所以孔子說，入孝出弟，謹信泛愛，以至親仁。要行之有餘，然後學文。夫為教之道，要父師並行，父兄之教不先，弟子之率不謹。先生教之，父兄行之，則習成自然，根本深厚，到老不壞；先生教之，父兄不行，則教如未教，一旦氣拘物蔽、習染俗移，分明是個好子弟，卻被父師弄壞，豈不可惜！」他過了一月便要訪問，如有那個未行便要責打，三責不聽，逐出館外，所以他的學門越教越旺。

一日講書，見一孩子竊聽，講畢問其姓名，答：「姓胡。」問：「今年幾歲」，答：「十歲。」問：「你讀不讀書？」答：「想讀無錢。」老師曰：「你回去對你爹說，我不要學錢，只管來讀。」鬍子回家對親說明。次日去讀，又莫得書。老師寫兩篇點了，他一日讀完，下午考字就認得三分之二。老師喜曰：「此子到還會讀。」遂與他取名培德，說：「你回去喊你爹買本書來。」培德喊父買書，父曰：「原說無錢，你要去讀，叫我那裡去辦？」老師見他未買，便借書與他讀。晚學回家，遇著胡二，問知無書，心想：「有子讀書，父兄之幸，哥哥為甚連書都不買？」便上街與姪把紙、筆、墨硯並書買齊，半年便把「四書」讀完。

時逢中秋，老師因過節早放午學，培德到會仙橋耍，見土地廟邊有個襪襖，撿看內有四封銀子，大喜提走，猛想：「老師常言：『便易莫要，浪蕩莫收，一兩黃金四兩福，四兩黃金要命消，湊得多金不祥，留下必生災禍。』又說：『救人性命，勝造七級浮圖；誤人死亡，必結三世冤怨。』正是：非義之財把禍招，得者喜歡失者焦。倘若情急尋自盡，欠下命債豈能逃？好好好，還是莫要。」又想：「我就不要，別人撿去，與失者何益，豈非勞而無功？須候失者退還才好。」遂坐而候之。半日無人來問，方欲起身，忽一中年人衣服精濕，走到廟邊一看，捶胸蹬足，歎氣不止。培德問曰：「客官何事煩惱？」那人曰：「我帶二百銀子去取文契，在此歇氣，忘記拿走，不知何人撿去？」培德曰：「你銀是啥樣兒？」那人曰：「是青布襪襖內裝四封銀子，還有兩件小珠。」培德曰：「我倒撿一襪襖，不知是否？」那人曰：「快拿我看！」培德取出，那人曰：「正是我的！」把銀清了，拿起就走。

培德自言曰：「我這人才背時，別人還金說有美報，我今還銀連謝字都無，這苦命不消算八字了。」回家父母罵曰：「你在那裡逃學，半日不歸？我們節也過了，看你吃啥！」培德曰：「兒在會仙橋撿得二百銀子。」父問：「在那裡？快拿我看！」培德曰：「兒想不義之財恐欠命債，候著失者還他去了。」父曰：「既然還了他，謝銀拿來。」培德曰：「他未曾謝。」父曰：「放屁！你還給他，就不平分，十中抽一也是正理。你藏在那裡去了？快拿出來！」培德曰：「當真未謝！」父曰：「你這雜種！為父織履盤家，既撿銀子，就該拿回以濟苦困。聽信何人妖言，怕欠命債？就是還他也要自取一半。虧你還在讀書，讀到那麥子坡上去了！這樣不成材的東西，要你何用？」邊講邊打。他哥哥說道：「可惜是他，若是我撿到，也免得累老骨頭了。」其父聽得益怒，曰：「等我將這奴才打死！」便去拿根尖擔。

培德心想：「老師說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。倘若打死，惹親惡名，也不算孝。」起身就跑，來至土地廟邊，放聲大哭道：

胡么娃在廟前肚中饑餓，細思想這情景珠淚雙落。

在書房《三聖經》老師講過，存好心行好事遷善改惡。

口而誦心而唯恐防差錯，起歹心鑒察神早已知覺。

會仙橋撿得有襪襖一個，內裝有四封銀誰人失落。

我心想拿回家其事不妥，若取了非義財良心喪卻。

候失主轉來了原物還過，回家中去過節甘受淡薄。

我爹爹一聽得心中冒火，便易事都不要急得蹬腳。

幾拳頭與耳巴盡都挨過，又要去拿尖擔把命除脫。

駭得我戰兢兢無處去躲，無棲止在外面怎得煞擱？

正哭之間，他么叔縫衣回家，問其情由，謂曰：「快到我家去，我對你爹說明就是。」即去與兄講情。兄曰：「快莫提起那個東西，我定要打死他！」弟曰：「拾金不昧乃仁人之心，是光宗之子，怎說打死了？」兄曰：「你說他好，你去盤他！可憐我打草鞋，眼未亂看，足未下機，找不到錢，頓頓喝稀。他並未曾憐念一聲，得的財喜反退別人，是爹媽比路人都不如了，要他何用？」弟曰：「哥哥既然不要，就拿小弟為子。」兄曰：「你只管帶去！」胡二大喜，回家告妻，妻亦歡喜，便請哥嫂來家書立撫約。培德見爹認錯，父曰：「你跟么叔，不必讀書，讀成書呆子，看把么叔連累了。」事畢，胡二教他依舊讀書。培德曰：「我不讀書，免得爹爹晦氣，照爹說來，讀書何用？」胡二也不勉強，帶他去學裁縫。那知培德心靈，凡事一見便會，縫了兩年，比叔更高，所以人人爭請，主顧越多。鄰舍薦他崇慶州王家去縫，胡二以路遠不去，王家再三要請，只得去縫。

卻說王家原雙流人，其父家貧好義，朋友有急，即當被賣衣都要周全；好打不平，棲其城樓，人呼之為「濫龍」。時有富戶姓張，因買地方，賣主滋痞屢訟兩年，濫龍不依，逼住搬家，陪他角孽，賣主畏懼而去。張感其情，踩田土修房屋，命王來住，又出牛工幫他耕種，不要租息。張家之事，濫龍亦竭力幫忙，遂為莫逆之交。

那年張、王各生一子，同月同日，讀書同窗，情如手足，十分相得。張子名瑛，心性聰明，卻不好學。王子名瑩，性情迂魯，極肯發憤。後瑛父死，罷讀，王瑩次年入泮，張瑛幫他講親治酒，事事周到，又團一館，王瑩口極遲鈍，不善開導，少人尊崇。張瑛年年周濟不厭，後中五十八名舉人。張瑛想他短才，進不得京，與王商量捐一閒職，免得勞心，王瑩喜允。張進省與他調辦，指捐漢中鳳縣右堂，花了千多銀子，方得文憑轉來。諸事辦妥，才請王瑩上任，與他餞行。此時兩家妻俱有孕，王瑩曰：「我二人同庚同學，今內人同有身孕，弟意欲生男為兄弟，女為姊妹，一男一女則為夫妻，但不知兄意如何？」張瑛曰：「如此甚好，謹如命。」王到任上，其妻生了一子，但是癱的，王瑩得極緊，命人到張家報喜，如女即便取庚。張妻果生一女，知王生男，命族子張德長到任賀喜，看了女婿方才出庚。德長到任，王瑩把他極意款待，又托他為媒，說子見不得生人，臨行又打發銀子。德長受賄，便說女婿秀麗，張即開庚送去。

這王瑩做官不講別事，只貪銀錢，無利不搜，又不避身子，累被告發。他與上司送些銀子，反把他調為縣，做十餘年，積得萬多銀子。他子到十七八歲，如七八歲樣，起坐行動要人拉抱，極其呆蠢。後王因賣命案被人告脫，怕回雙流，在崇慶州買了百畝良田，安家落業。請張德長送期，德長方知是個癱子，大驚曰：「他女豈肯便嫁？」王瑩再三求他遮蓋，若得他女過門，不得忘恩，又許百兩銀子，德長想銀，把期送去。

再說張女名素貞，容貌秀美，自幼讀書，字畫皆精，夫婦愛如珠寶。見王家送期，他妻羅氏曰：「二家結親，從未見過女婿，倘有殘疾，不把女兒害了？不如借拜賀為名，看下女婿，我才放心。」張瑛思之有理，遂辦禮物去到王家。王瑩把子緊藏，假說任上放賬去了。張瑛歸告妻，妻曰：「此事可疑，不如改期。」瑛曰：「我有道理，官家行親迎禮，我要他親迎就是。」遂寫信送去。

王瑩一見大驚，想：「不允得來，我又做過官。」朝日憂慮，無計可施。他有僱工與胡培德同里，薦他去縫過禮衣服，王瑩見培德一表人材，規矩恭敬，想著自己兒子是個怪物，「我做官人反不及一窮漢」，好不憂氣。一日，問曰：「胡師，你做了那些好事，得個這樣好子弟？」胡曰：「我們窮人做啥好事？」王瑩曰：「你仔細想下，定有好處。」胡曰：「我想平生別無好處，惟有不貪邪淫。見人婦女當六親，再不談閨道閫。但是銀錢過硬，一文必要還人。些微小物不相爭，有無聽天宿命。」王瑩曰：「不錯，不錯，該得好兒。」胡曰：「那個癡子是不是老爺的兒？」王曰：「怎麼不是。」胡曰：「老爺又做了那些好事？」王曰：「說我呀，論我平生好處，極有肚量口材。一天到黑要五台，大稱酒囊飯袋。居官德政不少，惟有受賄愛財。明中送了暗中來，那管結冤欠債。」胡笑曰：「更加不錯。」

衣將縫完，培德因母誕辭主欲歸，王瑩再三挽留，胡二便說縫完才走。培德曰：「母誕之日為子都不拜祝，孝在那裡？父母養兒何用？」執意走了。王謂胡曰：「你兒既有品貌，又有孝心，真真難得。」胡曰：「我兒幼小拾金不昧，長大品行端正，跟老爺講倒也罷了。」王曰：「這樣說來乃是頂天立地男子，我有一事請他幫忙。」胡問何事，王曰：「我媳姓張，他家富足，要行親迎禮，我兒若去，不惟接不到人，還要打脫親事，欲請你兒替我親迎。」胡曰：「婚姻大事，豈可假替？」王曰：「是我請你，就是假替，你也無過。」又與銀子一封，曰：「以此相聘，萬望幫忙。」胡曰：「倘若洩漏，連累我兒，使不得！」王曰：「一去即回，何得洩漏？」胡二見銀難捨，應允回家，告知其子。培德曰：「爹爹怎允此敗名喪德的事？怕不怕有過？」父曰：「又非是我與他生意，他苦苦相求，有啥過？」培德曰：「那都使得？聲名要緊！」父曰：「我已應承，銀也拿了，你若不去叫我如何回他？況又把銀子打脫，你的孝在那裡？」說得培德無言可答。

那日，逼住培德，親身送去。王瑩大喜，又囑媒人用心經理，拿些綢緞衣服與培德換了，穿靴戴頂，坐在官轎，儼然一王孫公子也。鼓樂旗傘擁到張家，岳父母大喜，如獲至寶，十分尊敬。那知半夜下雨，次日一天不止，培德心驚膽戰。羅氏謂夫曰：「看就佳期被雨阻隔，不如就在我家成親，免誤良辰。」賓客皆言甚好。張瑛命人收拾洞房，高點銀紅，請新郎交拜。培德聽得駭得口呆目癡，賓客那由分說，拉的拉，抱的抱，擁至中堂。張瑛見婿推委，因曰：「兒婿一樣，你家我家都完配得的，何必謙虛？」一手拉去。請出新人，新人下跪，培德不知不覺也把雙膝軟下去了。把堂拜畢，唯有媒人急得無法，暗地喊天。

是夜，賓客送進洞房，催夫婦飲了合盃杯方出。培德坐在椅上，猶如木偶。新人把門關了，培德坐正，啟眼一看，見新人容顏秀美，體態鮮妍，衣服華麗，金蓮瘦尖；又看洞房之中紅紅綠綠，金玉器皿，光輝奪目，不覺羨慕，淫心陡起，想：「我今生何故遇此奇緣？洞房快樂，天上神仙！」轉念又想：「老師說『暗室欺心，神目如電，惟有邪淫最不可犯』；又道『女子守貞，男子守義，壞人名節，要墮阿鼻』，還須要牢鎖心猿，穩拴意馬。」於是危坐椅上，閉目不視。素貞見夫不張，只得脫衣先睡。夜長天冷，培德五更無法，歎天公之陷人而已。黎明慌忙出外，媒曰：「你做的好事，這還要得！」培德曰：「不要亂說，並無此事。」媒曰：「此話誰信？」培德曰：「並未欺心，可對鬼神；若有虧欠，雷火焚身！」媒人方才放心。

次日，雨仍不止。夜間僕婦來接，說不得也要去。素貞心想：「昨夜丈夫必怪我先睡，所以不來，須要等著。」二人坐至半夜，素貞時常咳嗽，起身，或倒床上，或起坐陪。培德見了慾火難禁，心想：「寧在花下死，做鬼也甘心！」方欲起身，忽又想道：「萬惡淫為首，報應世嚴森。既站女子節，又喪自己名。猶如早借賬，晚來要還清。好好好，我不淫人婦，誰把我妻淫？話雖如此，卻怎麼才捨得心倒？必要想著上有青天神靈，中有鑒察功曹，下有三屍魂魄，又有靈祖大帝在我頭上，我去犯淫，難免一鞭。」如此想著，慾念全消。

三日，雨雖稍住，泥稀路濘，抬夫不走。素貞又想：「夫亦不睡，未必怪我莫有喊他？哦，是了，他在我家，我主他客，應宜我去候他。」主意定了，見培德進來，起身迎接，倒杯香茶奉他：「快請茶。」培德只得接下。素貞又曰：「爹媽近日可好？」培德半晌答：「好。」素貞曰：「官人須要早睡，獨坐夜長，易受寒冷。」培德聽了，心亂意狂，那怕報應，即答曰：「姑娘先睡，隨後就來。」素貞便睡。培德將衣脫了，方要上床，又想到：「此事非兒戲，定要結死冤。此時不知假，把我當心肝。日後知詐冒，含羞必入泉。歡娛只一刻，罵名遺萬年。那時來索命，我往何處鑽？但處此境界，明在天堂，實是地獄，叫我如何挨過今夜？」又想：「柳下坐懷不亂，竇儀拒絕金精。他都忍耐得過，未必我就不能？人要慎始全終，方不辜負為人。」想到此處，心如冰冷。素貞見夫不去，又喊曰：「你那們還不來呢？」培德不應。素貞火起，想道：「這人才大勢，我百般將就，他話都不答，今在我家如此嫌賤，去到他家怎過日子？」越想越火冒，不覺睡去。夢一老姆，素貞問是何人，老姆曰：「姻緣聖母也。」素貞正在造火，問曰：「我這姻緣是啥來由？」老姆曰：「三魂渺渺入迷途，猶如白玉未曾污。吾今指爾姻緣錯，得遇還金便是夫。」

素貞忽然驚醒，見天明夫出，起看已晴，今日必過王門，對鏡妝束，想夢奇怪，又見自己美容，不覺淒然淚下。值母進房，驚曰：「這是兒的喜事，為何哭泣？」素貞不答，哭聲轉高。母曰：「為娘把你當作珠寶，彈都未彈一下，平常點淚未滴，今日到底為啥？」素貞不講，其母再三盤問，素貞乃帶淚說道：

素貞女哭得來淚如雨墮，自嗟怨自失悔紅顏命薄。

「兒是千金貴體，有啥命薄？」

二爹媽生兒妹剛剛兩個，待女兒如珠寶生長繡閣。

《列女傳》與《內則》兒曾讀過，凡三從與四德一一記著。

「這是女子之道，少不得的。」

枉自媽教女兒用心太過，不知兒到後來怎樣煞攔！

「為娘辦有千金嫁奩，怎麼還不得過嗎？」

枉自媽辦嫁奩太把錢破，費幾千使幾萬又待如何？

「王相公一品人材，定是朝中貴客，那些還玷辱你了？」

枉自他王府上官都做過，是王侯是將相兒配不著。

「又有那些不如你意？」

枉自他是少爺斯文妥妥，依兒看好似那煤炭一坨。

「他像貌堂堂，又未癡呆，怎說像煤炭去了？」

量想是你的兒姻緣有錯，一句話壓舌尖兒不好說。

「莫非王相公無功名麼？娘看他後來是不少的。」

兒不怪無功名才堪王佐，只要他有仁義不受冷落。

「未必他還性子不好？」

在我家來親迎三天未過，他與兒並無有一點口角。

「未必嫌路遠了？為娘自然要來接你的。」

也不是嫌路遠兒有轎坐，就抬他上門來兒不快活。

「那不是，這不是，又為著啥子？」

告信你老人家為的那個。

「那個啥子？那坨不好？」

看你講又為的是那一坨！

「你不說明，為娘怎麼知道！」

既不知懶愛講快莫問我，

「不問又如何曉得？」

看倒在跟你講那坨那坨！

「這就把娘作難了，是啥子事？」

入洞房已三晚椅上獨坐，不知他嫌你兒到底為何？

「□，豈有此理！」

這隱情你的兒對娘說過，怎教兒不哭得涕泗滂沱！

羅氏聽了氣急，尋張吵曰：「你這老漢！眼也不搽，放個這樣女婿，莫把女兒哭壞了！」張曰：「這是啥話？我開了眼糞放的，你看女婿聰聰明明，又斯文又儒雅，那些孛了？」羅氏曰：「三夜都不同宿，獨坐椅上，那還不好？」張曰：「亂講，我肯信了？乾柴都見得火嗎？」羅氏曰：「你不信去看，我才問了來的！」張大怒曰：「這還了得！他敢嫌吾女嗎？著人喊來！」

卻說培德見晴大喜，趕忙收拾，席散好走；見人來喊，駭得魂不附體。媒人更駭，莫奈何一路同來。張曰：「你為啥事要嫌吾女，不與同宿？」培德不說。張曰：「，你也只得這個樣兒，你老子的官是我搵送他，你為何這們可惡？」培德那裡敢言，再三再四問都不講。張吼曰：「叫人捆起，吊在東廊，一日不講，一日不放！一年不講，一年不放！」培德歎氣一聲，作揖曰：「張老爺息怒，容小於告稟。」媒人急得蹬足拉衣，教他莫講，培德曰：「事到而今，也怪不得我了！」

尊一聲張老爺你請息怒，聽小子一件件細說明目。

老紅葉你不必在把眼鼓，這場事不說明諒難結局。

用冷口含熱湯吮之不住，張老爺你休怪小子糊塗。

「這叫啥話，二回不是喊老表了？」媒曰：「他駭忙了，所以亂說。」張罵：「多嘴！」

張老爺你不知其中原故，論小子名培德本是姓胡。

「你好胡為！何來此亂我家規？到底你是甚麼人？」

學裁縫走的是大家人戶，王老爺請縫衣同爹進屋。

「既是裁縫，為何又到此來？」

說府上行親迎禮要依古，你女婿是癱子要人攙扶。

「才是癱子？害了！害了！」

王老爺打主意想爛肺腑，對我父說你子好個人物。

許父親五十兩紋銀足數，請我來替他子親迎到屋。

「你就該莫來呀！」

我爹爹他把我苦苦逼住，怕打脫他銀子家不豐足。

「王瑩！王瑩！你做的好事！」

誰知道來府上就被兩阻，要拜堂急得我捶胸蹬足。

「你就該早說！」

老紅葉不許我機關抖露，入洞房三晚來椅上獨宿。

「男女同房，這事誰人肯信？」

令千金反怪我嫌賤張府，我豈肯亂閨閣如同六畜？

張老爺你休怪小子可惡，這也是莫奈何是不得不。

張跳起曰：「原來如此！你們做些詭計，把我當作傀儡，這還了得！天殺的王瑩！你父子莫得我，不知死在那裡、有啥官做！就如此傷天敗理！如今做出這場把戲，教我如何見人？」又罵媒曰：「我與你一脈，素未把你待薄，為何你也哄我？」德長曰：

「這是你幼年定的，怪不得我。」張曰：「幼年托你看的，怎麼不說？」即伸手去打。德長跪曰：「二叔莫怪，小姪家貧，看在銀子分上。」張氣急便欲撞腦，他妻拉進屋去，謂曰：「此事不錯已錯，我看此子儒雅，又有把持，倒還可取，不如將錯就錯，招他為婿。」張曰：「他是裁縫，家窮得很！」羅氏曰：「把盛家灣那股地方打發他，就不窮了！」張忽悟曰：「一言提醒夢中人，如此極好！」出謂培德曰：「此事就打死你，也難解我之憂。好好好，把你莫奈何，今把女兒配你！」培德曰：「那都使得？他是有夫之女，我敢破人婚姻，損了德行？」張曰：「王瑩欺我，與他勢不兩立，豈肯以女嫁他？你冒作新郎，不怕損德？」培德曰，「莫說別啥，我家貧寒，怎盤得起？」張曰：「你窮我不窮，與我為婿才餓你不倒！」培德曰：「實使不得，我怎對得王老爺起？」張曰：「你還說那老狗？那就送官！」培德曰：「老爺息怒，既蒙不棄，小子尚有爹媽。」張曰：「你得應了，我與你爹媽講。」培德曰：「只要爹媽應允，我莫說的。」

張瑛命人去告胡二，胡二喜得欲狂，也不要請，即來張家面允其事。張命擇期另完花燭，術士曰：「明日極好，是天喜吉期。」次日夫妻又來交拜，也不要人拉了，又入洞房，二人好不快樂。張瑛備席款待，問曰：「你讀過書麼？」培德曰：「莫講讀書，提起害怕，先年讀書，希乎把命丟了。」張問何故，培德告以還金被打之故。張問何年，培德告以某年中秋。張曰：「以此看來，你夫婦是宿世姻緣，前十年拿二百聘金定就了的。」培德問故，張曰：「當年失金就是老夫！」培德笑曰：「岳父未免太畜，若謝我一百錢，也不至挨打了！」張亦笑曰：「我嫌你利息太重，此時算來，比筋斗利大加一還重十倍。上年老夫買盛家灣田百畝，稅契少些小數，把契押下，老夫去取，所以失銀，誰知卻替你買！」翁婿大笑。

次年，把盛家灣佃戶退了，命夫婦搬去。培德把兩家父母接來，踩田二十畝與兄。素貞勸夫讀書。培德想：「我福其皆出老師培植。」思報其恩，知老師已死，一子甚貧，培德時常周濟，把他八歲之孫帶來同讀。後培德中舉，老師孫會進。素貞操家極能，後來富蓋通邑，生四子，目今子孫猶盛，功名甚多。王瑩接不到媳，癱子不久亦死，瑩亦繼亡，家也傾敗。